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月

晨報副刊

97

全國圖書館文獻
縮微復制中心

晨報副刊

十三年七月

晨報出版社發行

文學旬刊

號〇四第

日一月七年三十國民華中

刊附報晨

目錄

隱秘的薔薇選擇	葉維
遙望天涯	子康
懷愛者	孫席珍
珍秘	郭增愷
電天的雨	嚴敦易
雜談四則	家噴禾

隱秘的薔薇選擇

春的心

夏芝著

葉維譯

一個很老的人，面孔幾乎和鳥足一樣枯削無肉，坐在一個多石的島岸上沉思，這島平坦而遍生矮樹，占據着湖最廣的部分。一個面帶棕色十七歲的孩子坐在他的身旁，望着燕子在藍着平靜的湖水捕捉蟲。這老人穿着絨毛脫盡的藍色天鵝絨，孩子穿着一件一而毛的粗絨布衣，戴着一頂藍色便帽，頭間繫着一串藍色的念珠。二人後面，有一個小小的僧院，一半被樹遮住。這僧院許久以前曾被女干霍亂的人焚毀，但是他的屋頂又已經被這女干霍亂修好，為的是這老人好有藏身之處，以終餘年。他可說沒有動過這僧院外面的花園，那裏僧人的薔薇花與百合花蔓延生長，直長到牠們雜亂的茂盛與縮小的鳳尾草

「我要告訴你什麼我不會休息，」他說。『你是應該知道的，因為這五年多以來你已經很忠心地伺候了我，而且還帶着愛情，這樣你就從我取去了一點有智慧的人總要遇見的孤獨的命運。再說現在我苦工的結束和希望的勝利已經在眼前了，所以你就更必須知道這個事情。』

「主人，不要以為我是要離開你呀。這是我受雨，又把牠弄結實，怕風把牠吹在樹林當中；這也是我的事情，把很重的書報拿起來，把很大的有 Sticks (註：Sticks 是一種超自然的神秘生物。) 種族的毒藥從收藏處的一隅取出，同時還得有一個不好奇而尊敬的心，因為我的確知道上帝已經從他的豐富中為每個生存的東西造出一個單獨的智慧，而我的智慧就是去做這些事情。」

「你是害怕的，」這老人說，他的眼睛睜着，帶着一個暫時的怒。

「有的時候在晚上，」孩子說，「當你正在讀書，手中拿着這生木杖，我從門間望出，一會看見一個碩大的灰色人在樹林中想，一會看見許多紅帽子的小孩從湖內出來，趕着他們前面的小白牛。我怕這些小孩沒有像伯那灰色人那麼利索；因為，當他們走近這房子時，他們就擠牛奶的乳，他們就帶着泡沫的牛乳，就開始跳舞；我知道要跳舞的心中一定有點善良的，但是雖然這樣，我還是怕他們。我又怕那些高身量的白臂的女子們，她們從空氣中出來，慢慢地來回地走，嚴着薔薇花或百合花的冠，搖着她們有生命的頭髮，我會經聽見她們互相談話，她們的頭髮隨着她們思想的活動而活動，有時四散開，有時緊聚在他們的頭上，她們有溫柔，美麗的臉，但是，Angels, Furies 的兒子，我怕所有這些生物，我怕 Sticks 人民，我又怕將他們畫在我們旁的技術。」

老人說，你怕那些你祖宗的祖宗的槍矛在戰陣中堅固的古代天神，和那夜間從湖的深處出來，在他們爐上的蟋蟀聲中歌唱的小孩子們嗎？在我們這不好的日子，他們還是望着這地球的可愛。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為什麼別人都要沉入老年的睡眠時，我却是奮起作苦工，直到現在，因為不再得着你一回幫助，我的奮起和作苦工恐怕得不到什麼好結果。你替我做了這件最後的事情，你就可以走開，蓋你的小屋，耕你的田地，娶個女孩做妻子，忘記了古代的神。我已經積蓄了許多金銀錢，他們是伯爵，武士，和次於武士的爵士給我的，為的是叫我保護他們遇不見那兇惡的眼睛和妖女織出愛情的機惑，還有是這

類人的妻子給我的，為的是叫我使 Sticks 人民不將她們的乳房弄得乾乾，或將牛油從她們的牛奶的器具拿走。我把這錢全都積蓄下了，預備在我的工作要結束的日子用，現在這日子既然快到了，你也不愁沒有足夠的金銀錢，把你的屋蓋弄得堅固，叫你的地窖和伙食房裝滿了東西。我已經一生從事於尋覓生命的秘密，我青年時並不快樂，因為我知道青年就要消逝的；我壯年時也不快樂，因為我知道老年就要來到；這樣我就，在我的青年，壯年，和老年的時候，致身於這偉大的秘密的尋覓。我渴望着有一個生命，他的豐富要充滿了許多世紀，我經視只有八十個多天的生命。我願——不僅如此，我要——和這地方的古代的神一樣。我年輕時讀過一本我在一個西班牙僧院發現的用希伯來文寫的書，知道太陽在白羊宮後(註：星座名)，過獅子宮前，有一個時刻，帶着不死的天神的歌聲震盪，無論是誰，只要到了這個時刻，傾聽這個歌聲，就要變得和那不死的天神一樣；我聞到愛爾蘭，聞那仙人和牛醫生，他們不知道這時時刻究竟是在何時；但是雖然全都聽過這個時刻，沒有能把他在這量時器上覓出的。於是我就致身於魔術，在奮起和作苦工中度過一生，為的是好能夠將天神和神引到我的身邊；現在到底已經有一個神仙告訴我這時時刻是快到了。一個戴紅帽子身上帶着新擠的牛乳法現出白色的神仙附在我的耳邊低聲告訴我的。明天破曉後第一點鐘響過的時候，我就要到這個時刻，那時我就要進行，到一個南方的國土，自己在樹間蓋一處白雲母石的宮殿，把勇健的如美麗的全都聚在我的身邊，走進我青年永恆的王國。但是，這層上帶着新鮮的牛乳味的小孩告訴我，為的是叫我能夠聽見這全部的歌聲，你一定得取來大叢的綠樹枝，堆在我房子的門和窗間，還得把新鮮的蘆葦放在屋內地上，又用僧人的薔薇花和百合花把桌子如蘆葦遮住。你

元門... 例... 一圖... 每尺五... 元... 例... 一圖... 每尺五... 元... 例... 一圖... 每尺五...

今年... 三百... 定價... 不... 作品... 地位... 與... 偉大... 人格... 與... 思想... 與... 思想... 與... 思想...

這... 上帝... 豐富... 每個... 生存... 東西... 造出... 一個... 單獨... 智慧... 而我的... 智慧... 就是... 去做... 這些... 事情...

類... 人的... 妻子... 給我的... 為的是... 叫我... 使 Sticks... 人民... 不將... 她們... 的乳房... 弄得... 乾乾... 或將... 牛油... 從她們... 的牛奶... 的器具... 拿走... 我把... 這錢... 全都... 積蓄... 下了... 預備... 在我的... 工作... 要結束... 的日子... 用... 現在... 這日子... 既然... 快到了... 你也不... 愁沒有... 足夠的... 金銀錢... 把你的... 屋蓋... 弄得... 堅固... 叫你的... 地窖... 和伙食... 房裝滿... 了東西... 我已經... 一生... 從事... 於尋覓... 生命的... 秘密... 我青年... 時並不... 快樂... 因為我... 知道... 青年... 就要... 消逝的... 我壯年... 時也不... 快樂... 因為我... 知道... 老年... 就要... 來到... 這樣... 我就... 在我的... 青年... 壯年... 和老年... 的時候... 致身... 於這偉... 大的... 秘密... 的尋覓... 我渴... 望着... 有一個... 生命... 他的... 豐富... 要充滿... 了許多... 世紀... 我經... 視只有... 八十個... 多天的... 生命... 我願... 不僅... 如此... 我要... 和這... 地方... 的古代... 的神... 一樣... 我年輕... 時讀... 過一本... 我在... 一個... 西班牙... 僧院... 發現... 的用... 希伯來... 文寫的... 書... 知道... 太陽... 在白... 羊宮... 後(註... 星座... 名)... 過獅... 子宮... 前... 有一個... 時刻... 帶着... 不死... 的天... 神的... 歌聲... 震盪... 無論... 是誰... 只要... 到了... 這個... 時刻... 傾... 聽這... 個歌... 聲... 就... 要... 變得... 和那... 不死... 的天... 神一... 樣... 我... 聞到... 愛爾... 蘭... 聞那... 仙人... 和牛... 醫生... 他們... 不知... 道這... 時刻... 究竟... 是在... 何時... 但是... 雖然... 全都... 聽過... 這個... 時刻... 沒有... 能把他... 在這... 量時... 器上... 覓出... 的... 於是... 我就... 致身... 於魔... 術... 在... 奮起... 和作... 苦工... 中... 度... 過一... 生... 為... 的是... 好能... 夠將... 天神... 和神... 引到... 我的... 身邊... 現在... 到底... 已經... 有一... 個神... 仙告... 訴我... 這時... 時刻... 是... 快... 到了... 一個... 戴紅... 帽子... 身上... 帶着... 新擠... 的牛... 乳法... 現出... 白色... 的神... 仙附... 在我... 的耳... 邊低... 聲告... 訴我... 的... 明天... 破曉... 後第... 一點... 鐘響... 過... 的時... 候... 我... 就要... 到這... 個時... 刻... 那時... 我就... 要進... 行... 到一... 個南... 方... 的國... 土... 自己... 在樹... 間蓋... 一處... 白雲... 母石... 的宮... 殿... 把... 勇健... 的如... 美麗... 的全... 都聚... 在我... 的身... 邊... 走... 進我... 青年... 永恆... 的王... 國... 但是... 這層... 上帶... 着新... 鮮的... 牛乳... 味... 的... 小孩... 告訴... 我... 為... 的是... 叫我... 能夠... 聽見... 這全... 部的... 歌聲... 你... 一定... 得取... 來大... 叢的... 綠樹... 枝... 堆... 在我... 房子... 的門... 和窗... 間... 還... 得把... 新鮮... 的蘆... 葦放... 在屋... 內地... 上... 又... 用僧... 人的... 薔薇... 花和... 百合... 花把... 桌子... 如蘆... 葦遮... 住... 你

此... 為試... 需要... 完整... PDF... 請... 切... 勿... 此... 為試... 需要... 完整... PDF... 請... 切... 勿... 此... 為試... 需要... 完整... PDF... 請... 切... 勿...

目錄

教育統計學大綱	一元三角
學術講演第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二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三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四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五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六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七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八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一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二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三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四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五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六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七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八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九十九卷	二角
中學季刊第一百卷	二角

知音謝沙利何時重見？

看天幕灰白恍如魚腹，
丁此我希臨太息展轉無眠。

我何曾想到軟語西風搖曳之夕，
是你我在輕霧似的世上之最後一面；
無定的飄泊有如白浪相追逐，
我也無心再遙看前路的前塵。

老園裏花樹依然幻成虹彩霞紋，
半空老藤見水中鵝鵲成雙；
你去罷，爲了愛一切都可拋棄，
我也爲愛懷念你永遠無邊。

珍秘

郭增愷

至今，這三個鬼般的屋子，依然被疑懼的猜度底空氣充滿着。每個人面上都凝靜的少有變化。顯然：他們是被件可畏懼的未解困住，正在着力的破那個謎！

父親在外室的椅上，仰面構思；偶然的把左脚在地上拍着，遲緩或者迅速：三五下便停止了。於是：照例的嘆氣或者移動身子，却始終不言語。……母親呢？在空閒的梳妝鏡前，痴痴的望着，也總不開口。鏡裏映着她老年的輕麗底臉容；然而，於女兒變成是不能遮掩的：一滴一滴的珠淚，照隔着窗流，有時停住，有時打待衫袖作響。

事情初臨時的低張，現在，從每個人的表面，移到心底去了；至於猜度，不但毫無減退，反更有力的把人困住了。……然而，空洞的未來是什麼呢？
唉！沒有誰能執着可怖的奇異的原因。就

是母親的體貼與瞭解，對於處女秘密，也不過是把折刃的無用的廢刀。……

老媽子輕輕的進到外屋，請示：「現在開飯嗎，老爺？」——四妹向外望了望，又看着母親。

他望了望老媽子，眼睛似乎在表示聽到她的說話了；懶懶的腰——「二小姐回來沒有？」說着便起身來，低頭着地面，起初緩緩起來了。『沒有。』

他並沒有回頭看着她，也沒有爲這個回答停步，因爲這是他可預知的：她回來必定到這個屋，她自己的屋來。聽到這頭，轉身後便止了步，而向着老媽子：「大小姐呢？」

「也沒有。」——對這個回答他却有些不耐了，向屋裡一瞥，並沒說什麼，遂走出去了。不聽受思的弟弟也隨了老媽子出去了。

四妹對着表姊說反覆的話兒：「……就像媽這樣，——早早的就起來啦，你同大姐睡的，所以不知道，……那時總不過八點鐘，我見她洗臉沒有精神，好，她那氣，誰敢惹她？所以我也趕緊起來，……等到出去一忽再回來，就見她頭髮散開了，前一擺就停住了，我叫她（姐），也沒理我，就像媽這樣坐着……」

她攔着母親：「一個手扶看頭，先還對着鏡子照，後來把肘放在台上，低着頭，……我不是就教你來看……不是就停住了嗎？」

母親在旁邊聽着傷心，新淚似乎又滾上來了，這這把巾巾來拭，她對着表姊，還是說：「不扶頭還好，頂頭招呼她，不是我怎樣推了她，還是她不理我，……後來拾頭望望鏡子，臉上都沒有血色，……其怕人，就嗚嗚的大哭起來了。……怎麼都不成！……爸爸問也不動，……大姐給她梳頭的時候，還是哭，我像着在媽的肘縫裡看，呀，都沒有血色，圓圓撞着你的手也涼了。……」

往餐室的道上，她對表姊說：「許到公園去了，不爲什麼去這麼半天呢？」

父親飯後就出門去了；大家又都湊到這屋裡來。——四妹同表姊漸漸說別的地方去了；因而她們又不注意的退去。只有母親在獨對着映示的自己的老貌，看她自己地位的責任，反覆着試解那奧巧的愁緒；——從女兒上學的故事起，段段節節的想到今天，再第二次想到今天，……然而，最厚的感情，也不過得個憂感罷了，誰能知道這，一個處女的隱情呢？

「媽，大姐回來了：」「二妹到馬家去了；我從公園回來，唉！讓我思思罷。」——她往床上躺去，一邊說「真像，真像」在枕上望着母親說：「那裏！她想着人家會怎樣，其實：他家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兒子媳婦；……呀！我說我先前放過謊，她總是笑笑，告訴她留心打聽，她總是有成見的樣子，……兩年的事情，她一點都不說，心裡却那麼堅定，……這兩天沒有信來，她就不得了了，說：昨夜過了一夜，今朝總覺得有什麼不幸從他手裏過給她了，……她說：不知道怎的便哭了，心裡什麼也不知道了……」

她越發的疲倦的樣子：「現在好多了，到馬家去了，……她的話好像還沒有全說出來，晚間回來再再四四看看，……這件事情理應了兩年了。」

母親快暫的用失臉敷面休息，又自語的說着：「到今天纔說，到這個樣子了……唉……」

屋裡重復靜寂，——聽說溫溫的熱光已照代替了灰景，而那昂貴的珍秘，依然舊存在母親也未能瞭解的處女之深心。

——四月，二十五。北京。

雪天的雨

牧易

算計着，
那個人的時候來到了罷？
恰便是這般飄渺的樣兒，
一天的風雨紛紛下！

江頭白浪生，
應側繁枝舞，
濕濕路底情，
演演欄前語。

似挽不斷的長細的晶絲，
呵！——心情，
似落不完的點潤的串珠，
呵！——畫緒！

浙浙濛濛，
滴滴瀟瀟，
挽不願，——落不完，
只是屏風地露漫了在胸頭！

我又不曾弄樂音，
也不憤喝開酒，
呀！待憑着的，
未解空那偶然勾起的懸愁？

只有一些些不愉快的神思，
也未嘗作擾了家中的兩信，
儘拿着一本書，
依依的轉着黃黃的燈影，
微水在窗，
夜芬幽靜，
都從窗地處過哪！

還有那離離的急靜靜的開端。

總道有個着落了罷？

正如他們的一陣陣慢，緊，
促，緩，——刺，疏，
露微風掠的却落下了土！

不住，不住。

直挾着我的靈魂與俱，
到明朝覺醒的時光，
一切如此呵！依舊是懷懷，詩趣。

便是這般驚愕的樣兒，
曠日的風雨紛紛下！
算計着。

可不那惱人的時候已來到了呀！
六，二十一日

雜誌四則

震鳴示

我以為永心女士要算是新詩界的第一人。自新文學運動的開始，以至今日，所有的新詩，很多受他那種短詩的影響的，但沒有能及永心與繁星的。

女士的詩及小說，皆以美麗玲瓏的文字與風格，寫出純潔愛好的情懷，而生出清人心脾的魔力。

我讀她的詩，覺着她的詩有三種的風味，當然是隱隱分明的：

一，

萬頃的顫動，
深黑的島邊，
月兒上來了。

生之源，
死之所——

這是幾聲不響的，恰道出宇宙的靈動的深處，我的朋友黃福樹說「這詩使我的心見戰慄。」真是不錯。

二，

母親呵，
撇開了你的憂愁，
讓我沈醉在你的懷裏，
只有你是我靈魂的安頓。

這是如何的清澈溫婉呵！至於

三，

詩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樂，
也是事實中最深的失望。

女士的詩中，像這樣詩很有些，這正如她的最近的小詩，同犯單調的毛病，同教人的格言一樣，當然全然無味了。

(二)

某一文學的情感，意境，乃至風格，思想，在某一文學裡，必是自然「和僧的」，自成天籟的，這和僧很不容道出；或者便是過之博士所謂「恰到好處」，其中一字一景一言一淚，在這時這地這文這行之下，真不是奇妙的適當的，請看好的文學，自然能够領會得着。

反之，不好的文學，我們一看便感着不和谐。如此的文學，既不能取得我們的愛好，或且必定取得我們的厭惡，那麼我們便敢斷定牠不是有意義的，或是未表現出來自己的心情的東西，因為表現力弱的原故。例如有一首古人的律詩：

魚戲新荷動，
鳥散餘花落，
蟬噪林逾靜，
鳥鳴山更幽。

這首詩工穩極了，但只給我們以不快與憎厭。只是好詩好句的彙集。——只拉來可厭的爛調，——弄得情景一點也不和諧，使讀者或者可厭與不快。中國唐後的詩詞，很多有這種毛病，不覺景或情的和諧與否，只管字句景的相對與工整，近來沈靜於唯美主義的人，似乎也犯這種毛病，只管「美字」「美景」的堆集，不講求情或韻的和諧，這便是虛偽，不忠於表現的証據了，這便是到了自己的心情而設好聽一點的話，那樣沒有成熟的作品出現呢？

(三)

我們固然不應拿功利主義……的狹見，去評論文藝，但在這處處腐敗一點靜土的中國，在文藝上，不會見着很有力的對此的反響來，只見些「頹喪主義」「虛無主義」的戀愛或「唯美」的文藝來，便不能不令我們訝異了，更那怪近來科學家的攻擊呢？有人說這是意志薄弱的表現，若是永遠這樣，那麼中國人真是完全麻木了，我要為中國哭且羞了！

但我又一想，這假設是不很可靠的，請看土耳其不是被稱為西方的病夫嗎，現在却一躍而為很有為的國家了，印度高麗亡國的時候，不是被目為不可救藥的民族嗎？但自亡國以來，暗中却無時無有獨立的運動，可知世上沒有無血性的民族，所以中國現在的青年的頹喪，——現在似將回頭了，——不過是暫的風向罷了，我相信將有轉變的一天。

(四)

文學的創作，是自己的新創，決不是模仿或依傍別人的已成的文學，所以近世或將來的作者，愈是擺脫了過去的文學的圈套，愈是高尚的作者。因為文藝的女神，決不喜歡玩弄她的已成的果實，只渴望能够開闢文藝的新領土的大將，所以文藝的創作者，必要具有創造的天才了，

這最近來有讀者們的議論。說凡是好的文藝，都是絕無的獨立嗎？按諸實際，我斷定這早是夢話，因為世人都互相影響的。無論如何，事不會獨立的，無論何人的文學，多少總受些古人的影響，所以俄國高爾基說：

著作家應保存自己作品的真實的清潔和真實，便應該過去成功的著作的研究，這該完全獨立開展自己獨有的道路嗎？不，這種結論是不正確的，——正如願望保存自己的獨立的人，決定不讀關於知識的書，並且避開同有知識的人談話一樣的，不正確，文學家應該知道他前輩所達到的東西，據有他，融化他，成為自己的血肉，——那時時候就忘掉他，自由的向前走去，不必回顧自己的教師。

弗勞貝爾也說：「必須吞下一洋的書籍，然後再往回棄掉」，這二人的話，對於天才絕頂的作者，或者是無須的，現在的青年，大概都不讀書，只管做無聊的新詩，大概都有絕頂的天才不過未展開罷了！(此條，請參看段凌雲教授的修辭學說，修辭學說見學燈)

「泰谷爾與佛化新青年」新書出版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年來對於文化運動。嚮往甚殷。不遺餘力。現特將此次印度詩哲泰谷爾來華。在各處之講演。各地對於泰氏之歡迎。及泰氏在各處受文化運動之情形。均一分門別類。搜羅豐富。集成一厚冊。名曰「泰谷爾與佛化新青年」。此書價值。為歡迎泰氏者不可不讀。欲知東方文化之究竟者。不可不讀。全書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總發行處 北京宣內國會街佛化新青年會出版分發行處 各省大書局各地佛化新青年會(本京琉璃廠中華書局有代售)

憲法論叢書 第一卷 定價六角 憲法學會不定
要目：○論憲法之起源與發展
性質(學理)憲法之基本研究(和文)國權種類及
權限(學理)憲法之研究(和文)事實的制憲(南
國)財政經濟問題(學理)中國憲法之比較(學理)
○財政經濟問題(學理)中國憲法之比較(學理)

教育論文索引 北京清華學校教育學社編輯發行
全書四百餘頁，搜羅宏富，分類詳明(定價陸角
五分)郵費不折扣加郵費五分。代售處各書坊
容德為精來函。

曹，並譯了他的作品不少。他的名著「曼弗雷特」
一，也由傅東蓀君翻譯出來，實可算是近來翻譯界
中，一種極巨的工作。此外尚有創作譯及論文多
篇，編為兩冊來函。

拜倫對於俄國文學的影響
拜倫的快樂主義
拜倫的傳記

晨報副刊

號一五一第年四二九一

每冊二角
每冊三角
每冊四角五分
每冊六角
每冊七角
每冊八角
每冊九角
每冊一元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收件處：琉璃廠文寶齋黃化門外胡家胡同宅
元。詳列紙張，每尺一圓（畫）按方尺。每尺五
明。詳列紙張，每尺一圓（畫）按方尺。每尺五
經。詳列紙張，每尺一圓（畫）按方尺。每尺五

一個研究宗教史的人對於泰戈爾該怎樣想呢？ 江紹原

(五) 結六月十三日 不許轉載

以上的藝術文字，旁人讀了若以為我是寫了來對反對泰戈爾的中國人之一部份替他辯護，我的氣力算白花了。實在我只要給他一個機會（反對他的人不肯給他的機會）說出他對於反對者所攻擊的主要點之意見。

但是也有歡迎的人；而且這些人往往怪反對者「不了解」泰戈爾。那麼，歡迎者是否真能了解泰戈爾而且能領導我們了解泰戈爾呢？就迎者為歡迎他所發的議論能否把我們放在了解他的路上呢？這似乎很有商量的餘地。

同以前一樣，我不是存心要把歡迎他的人一棒打過去然後由我獨斷論，也不是要替他作辯護士，而是要再給他一點機會（反對他的人所不願給他的機會，歡迎他的人雖想給他而他不善用的機會），說出他自己要說的話——尤其是對他的歡迎者聽的話。

總而言之，我要盡我的力使泰戈爾不虛此行——使他能問接的把從印度帶給中國人的Message，比較痛快一點的說出來。我辦不到這一點，不緊要。因為他與與的人還可以直接去聽他的詩文，或者更把他請回，或者親到印度去倒他的教。

歡迎者之中最有力的一位——章志摩先生——

！生怕我們不能領悟泰戈爾的人格及他帶來的口信，生怕我們立在一個不合式的地方去看他因而看不清楚，生怕我們用不合用的天秤去稱他因而找不出他的真分量，所以在尚未到中國之時就給他一個名稱，希望我們因之容易觀察他。徐志摩先生肯定泰戈爾是個詩人。他說：「他（泰戈爾）最初最後只是個詩人——藝術家如其你願意——他即使有宗教的或哲理的思想也只是他詩心偶然的流露，決不為哲學家談哲學或為宗教而講宗教的。有人喜歡拿他的思想比這個那個西洋的哲學，以為他是表現東方一部的時代精神與西方合流的；或是研究他究有幾分的耶穌教，幾分是印度教——這類的比較學也許在性質偏愛的人覺得有意思，但於泰戈爾之為泰戈爾是絕對無所關的。」徐先生引了泰氏的農藝文和職藝文，接着說：「這不是極明顯的汎神論嗎？……回頭即在「揭棺迴利」的詩裡又發現什麼？」既不是耶穌教的，又不是汎神論。結果把一般嗜好拿封條拿刺籤來支配一切的絕對的糊塗住了。他們一看這事不澈底，就說泰戈爾的宗教思想不澈底，等等。實際上唯一的解釋是泰戈爾是詩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高深的哲學家。管他神是一個，或是兩個，或是無數，或是沒有，詩人的標準，只是詩的境界之真；在一般人看來是不相容納的衝突（因為他們只見字面），他看來只是一體的混合（因

為他體文字而悟實在）。」（見小說月報卷十四號九）

但是我們不必怪徐先生拿「詩人」這個題目來支配泰氏，因為泰氏自己的確以詩人自居。梁啟超先生傳述於我們以下幾句話：「泰戈爾對我們說：他並不是什麼宗教家、教育家、哲學家……他只是一個詩人。這話是我們絕對承認的。」（五月三日晨報附錄）。

於是幾乎個個人都隨聲附和說泰氏是個詩人，真是個詩人。於是乎嘲笑他的吳稚暉先生，勸他「你做詩罷，真認他國家事」（政治生活某期）；替他說句公道話的止水先生，也勸大家真把這位詩人的話認真，對之乎我們不能把「一筆打破黃初樓，一脚踢翻鸚鵡洲」這兩句話照字面上解釋（見某日副刊）。

我呢，對於「詩人泰戈爾」這個封條，毫無異議，因為這是他老人家手寫封的；而且從中裝的是道地的詩貨。詩人這個名稱，無法改變，猶如中法關於庚子賠款的條約上寫定的「金法郎」，無法改變。要緊的是「金法郎」該怎樣解釋，中國人不吃虧；詩人該怎樣解釋，我們纔能了解泰戈爾和他要說給我們聽的話。我以為（甲）單說泰氏詩人不另加解釋，已經引起誤會；（乙）泰氏的詩與藝術的觀念，我們還沒明白；（丙）詩人泰氏此次所要說的話，我們被詩人這個封條所誤，竟聽若無聞，以下逐層詳論。

（甲）何故稱泰戈爾是詩人會引起中國人對於他的誤會呢？根本上是因為「詩人」這個名稱，正是他在「Personality」那篇散文裡所講過：「極易被不相干的人隨便取用的名稱。」。 These words can be made to fit ideas which have not only different dimensions, but shapes also. They are like raincoats, hanging in the hall,

which can be taken away by absent-minded individuals who have no claim upon them. (p. 12-13).

「詩人」之名，在中國真是掛在過牆的雨衣，而且中國不但有不留心的人，更有滑頭的小竊。「詩人」這件雨衣，泰戈爾可以穿，陳三立可以穿，溥儀的妻老帥也可以穿，投一首「情願為你死於崑崙之巔」給晨報附刊的，以及北京日報副刊上登的「附某校書」的作者，都可以穿。

而且有些人還不屑穿這件雨衣。中國人似乎向來不特別尊重詩人。高明的希聖希賢，看破紅塵的修佛修理，一般人呢，所望的是出將入相，光宗耀祖。至於詩人，那可以讓不足與言大道的下士或潦倒半生的窮書生去做。功名場裏選賢選上的人，固然也可以做詩，取個樂兒，但是若把吟咏當作正事，豈不等於粉墨回家作正夫人，把小狗當馬騎上戰場。詩是諷刺風花雪月的，發發牢騷的，消遣消遣的，歌功頌德的，懷友的，寄內的，吊古的。無論如何不是成德之基。聖人不做詩，做詩非聖人；由中國人看來，詩聖是伴從來沒有過的東西。

中國人這樣想：「泰戈爾敢情是個詩人，噢！他有好詩念幾首，我們不見得不願意聽。此外呢，帶他賞賞丁香花，逛逛西山，聽聽梅蘭芳的戲，也是好的。假使他詩興大發做起自由詩來，說一個研究宗教史的人對於泰戈爾該怎樣想呢？」

江紹原
王悅之
黃扶軒
荆生
追憶瀛省三君
華清等

目日十三

晨報

「只怕惠和泰戈爾說『你做詩罷』的人，不止吳稚暉一個。」

(乙) 可惜的是這般人所作詩與秦氏所謂詩大不同。秦氏的詩的觀念若有人說給他們聽，他們必定要大吃一驚。北京有一個吃飯間曾聽他講過這題目一次，如今我要向這個圈以外的人代他表白一番。

他在「什麼是藝術」一篇文裡面，既然是討論一切藝術，詩歌當然也在內。所以我就引這篇文章的話說明詩之觀念。

「我們是在自然界裡活着的人，我們與世界一時一刻脫不了或種的關係。我們有多少種要求便須與大自然界建立多少種關係，而且也因為我們主觀上客觀的要求了悟大自然界有客觀的種種方面。第一，我們各是個有機體，要吃草喝，要許多種的安適。這樣的我們與自然界接觸，總是要去拾取他預備妥的東西，或是幫他一點忙使他的供給更豐富，或是防備他使他不能與我們為難。第二，我們又各是個心靈，要知道世界蘊藏的奧妙。這樣的我們與世界接觸，目的只在找事實而且理出事實背後的原則。第三，我們又各是個自性（或譯人格），有愛有憎，有喜怒，有恐懼。這樣的我們與自然界接觸，便禁不住要表示自己對於外面對象物的反感。第一種要求所給我們的是實用的技術，第二種是理論的科學，第三種是表情的藝術。」

第一種肉體的要求把世界看做一個貨倉；第二種智識的要求也只把世界看做一個可以供我們理解的客觀對象；第三種情感的要求，纔把世界認為有目的有意志的一件活東西，而且與有目的有意志的我們可以通情誼的。且看泰戈爾對西洋人說的那一段：『The world and the Personal inward are face to face, like friends who question one another and exchange their inner secrets. The world asks the inner man — 'Friend, have

I know the forces that act and drive and lead to Power, but it is not that. I see you, where you are what I am, (F. 22) •

藝術是表示情感的；我們越盡量表示我們的
情感，越能了悟我是個「常，樂，淨」（佛典中
術語）的實體，其世界是個「常，樂，淨」的無上
實體。普通的人，從小到老所忙的是「自存」；
只顧顧慮無憂，幾乎萬事都丁；這樣的人很難有
閑暇的功夫從容研究官服，知覺，理性，等等之
外還有個「常，樂，淨」的異我，和一切聲，香，
味，力，形狀，運動，等等人外還有一個「常，樂，
淨」的無上實體。因此他們的生活是營求貪圖
的生活，擾擾不寧的生活，因此病，老，死，求，
不得，怨憎會，變別離等等都成了他們的無法解
除的苦惱；這般人是可憫者。但是不是無法度過
這個苦海，今生就速彼岸的。全世界的人都不
得不：「文學，藝術，科學，社會，政治，宗教」
〔Cochran, P. 56〕都是此「大事」的方便。爲
什麼文學和藝術是一種方便呢？文學與藝術絕不
是要把乾燥的事實一五一十的背誦給人聽，而
是把事實怎樣感動我們表現出來。歌唱罷，盡
唱罷，歌唱罷使你因藝術的創造感受着一種超
利害關係和實用主義的欣喜，使你親證這個事
實，顯然有衝突，苦痛，和醜惡的世界，實在是個
整個的和諧——是個以創造不停爲本性的無上
實體的顯示。藝術的切用不是洩憤，去牢騷，陶
養性情，或是給人一個雖然美滿却是虛偽的想像
世界，做我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否，否，藝術

eternal symphony, played on immovable instruments, all keeping perfect time. We know that

this great world—verse, that rises from sky to sky—has its direct revelation in our delight. That delight gives us the key to the truth of existence; it is personally acting upon persons. It has though innumerable manifestations. The solicitor does not sing to his client, but the bridegroom sings to his bride. And when our soul is stirred by the song, we know it claims no fees from us; but it brings the tribute of love and a call from the soul.

泰氏的詩的觀念與他的世界觀和宗教觀是分不開的。如果我們乾把他的前一項觀念用幾個字概括，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世界就是一首正在作着的大詩，牠的作者是個以創造為喜樂的大詩家。我們而能因創造或欣賞詩歌藝術所得的歡喜，親証一切是他的表現，和我們之中的創造者就就是他，則詩歌是我們渡苦海達彼岸的慈航，獨自由，無畏，正智之大路。

泰氏誠感以詩人自居，但是他所誦詩人不是歌功頌德的無聊人，不是唱歌逗笑的人鳥兒，不是教訓人的道德家，而是人們的一個伴侶，用他的詩歌感動人的心，使人們在家庭，國，社會，職業，之中，處處勇猛無畏，處處得到自由與歡喜，處處觀視世界究竟不是黑暗的，處處看見美與真理是真實的。泰氏身受歐洲人熱烈的

太戈爾傳)。中國的詩人自然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兒，」猶如歌妓在一切筵席中都有她的份兒。

泰氏誠然以詩人自居，但居是端並不以為他詩裏面所說的是欺人的謊話。他說道：『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I may have done many things that were untrue, but I have never uttered anything false in my poetry;——that is the sanctuary where the deepest truth of my life emerges.』(Letters, Modern Review, July 1917)。

(丙)泰戈爾誠然是詩人，而且有其自己的詩的觀念，但是他到中國作什麼來的？歡迎他和反對他的諸公之中，有人能回答嗎？

他是否為遊樂而來？是否因為既已遊遍歐

美兩大陸和日本，也感到中國來一遭，方可以算是
一個世界遊歷者？不是。

他是古來遊西山，聽梅蘭芳，或找個什麼「
千金贖質」，等等，作他的晚年的詩料？也不是。

想必他是來傳播他的詩歌和他的藝術觀念的
罷，只怕是不完全是。

聰明的佛學家搖嘴道：「我想他一定是來學
佛的」。但是佛學家錯了。

那麼他到底是來作什麼的？

我寫到這裡，心裡著實為難：若不把答
語寫出來，文章做不下去；若寫出來必
定使很多的人害羞，而且不免教他們更
索一下就告誡他們，只怕也與最教的義
授法不合。磨壞了半天，決計這次不寫
，留待下回分解。

(五)未完

目錄

寄	星解	第一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二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三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四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五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六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七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八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一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二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三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四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五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六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七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八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九十九集	二角五分		
中學季刊第一百集	二角五分		

心琴畫會展覽會批評

王悅之

兩三年來，在這大風，暴土，臭官僚的北京城，足足開了十次同的繪畫展覽會。畫美術在復興中，新藝術正萌芽於中國，多開些關於美術方面的展覽會，來引起人們的興趣與觀察，是藝術家的一大使命。但是在這對於藝術「還沒上顏色」——上朱的關朱，上墨的則黑——的國家，開展覽會的責任，是非常的大——比較藝術發達的國家。因為來看展覽會的人們，不會分作品的好歹；却把所陳列的陳西——影子，都印上那潔白的腦筋裡去。作品要是真的呢？所印的觀念，自然不錯；倘若不是真的呢？這遺害就不小了！所以學藝術的人們，因為國家藝術不發達，誰也不懂，就黑白把假的作品，羅列大堆，大吹特吹，說是什麼繪畫展覽會，叫一般社會，信以為真，以錯傳錯，你誤害人不害人？所以我說：在這藝術混亂的社會，非有那通之東西而不畫的作品，不要拿出來展覽會好；把那白紙印了壞觀念，不如不印好。還有一層，和開展覽會，一樣要緊的事，是批評。古來有藝術家，就有批評家；但是中國的藝術，還沒發達；所以批評家，也是幼稚幼稚所批評的，都不得要領；不過在感想上，說幾句感話就完了；從沒有從藝術上說話的。所以一錯再錯，把藝術的真面目，都掩蔽在塵山地下去了。這麼說，我這篇批評，得由藝術上頭說話了。而心琴展覽會，也有可以給我由藝術上頭說話的價值，我才要來作這篇批評。所謂價值，不單價錢——不是一幅買幾千元的價值，是藝術上的價值——就是所說的真的藝術。現在把各會員的作品，逐漸批評下去：

一 沈國權

「碧雲寺」表現得非神秘，把寺院的氣象，描寫得很好。但是因為空氣不充足，全體現乾枯些。建築物的界線，太沒變化，所以死板得很。寺前階階，因顏色模糊，像水瀉倒影；與寺門脫離關係。牆上樹影，因與牆色不調，所以不覺樹影，又不統一，嫌太簡單。

「碑亭」全體調子不調和；天空太暗；地面調子甚弱。顏色雖太單純；樹色尤其幼稚。

「雨過」是描寫雨後的山景；但對於用色上，不十分了解；所以把那山間的水蒸氣，畫成北京的墨土。畫面上疊色顏料，塗的太多；所以全體現很穢；不像雨後的氣象。

「新綠」是更表現春天的氣象；但是那白灰色的天空，和那墨色疊色的樹幹，就把那春天的感覺埋掩了。那裡有新綠的氣象可言。畫面上，因為疊色，墨色顏料，使用太多，所以全體現很悲慘。

其餘「圓風亭」、「初夏」都和上面所說的差不多，故從略。總而言之——沈君的作品，機關太俗氣，色調嫌太單純，筆觸太消極了。

二 李有行

「斜陽」。平常斜陽，都是說夕陽西照的景象多；但是這幅斜陽，好像是表現晨光似的。光線的表現，非常爽快；光線的反襯，尤覺有趣。遠近的調子很好；筆觸也有獨立的精神。

「古廟」一幅，因為用色太漂亮，沒把那衰頹的氣象，表現出來。

「老柏」主要物，是衰老的柏樹。後邊畫一條紅牆。這是北京城的特產物。但是與前幅調樣，因顏色太鮮亮，沒把那古老的柏樹，和那頹頹的皇城描寫出來。

「日中」沒把北京的干熱氣象，表現出來；那粉綠的空氣，和那深藍的樹影，完全是海濱的氣候。前面的樹葉，亂而單純，沒十分作出厚薄來。

「石獅」用宜和老柏一樣，背面有碑樓，同樣是北城的特色。李君喜歡作北京的特色畫；但是沒十分理解牠的性質。石獅的表現，非常有趣；那太陽晒的石頭，和那石頭上的影子，很有變化，又甚快感。

「午蔭」一幅，可以說是李君代表的作品；李君描寫太陽光，這幅的光線尤妙。樹上的陽光，和地面的陽光，真是一個至公無私的太陽照下來的。前後的樹，很有變化；地面上的影子，也有濃淡，可惜天空太暗些。

「妙峯山粥茶」是寫夜景。李君因富於光綫，所以夜景的表現，有帶些白天的性質，把一切的天然，都作太明瞭了。廟前的階階，及碑樓

物的一切線條，都往右傾斜，大概是輪廓不對。背後的山，調子嫌太稠些。但是全體的顏色，很有趣味。

「石佛寺」顏色非常引人快感；那粉藍的磚瓦，和那紫色的石頭的確是一種幽雅的表现。只可惜，富而含金佛字樣，也畫在畫面上，未免有畫蛇添足之感。

「荒涼」。李君喜歡鮮亮的顏色；然此幅竟用那很悲的顏色，去描寫那淒涼的景致；也許當時別有感觸的原故？

「角樓」。此幅筆法，別開面目；色調格外有趣；那溫和的空氣，柔軟的景象，可算李君作品中，最優美的了。



「阿香車」

陳健工作

年	月	北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孝文帝太 平二年	類別	雜利
引書卷葉	附錄之人同漢閣石閣碑記，鈔本			
摘	興安二年姑整靈國石閣（山西大同成 西 30 里之武州山）。建魏人為碑， 碑以帝命鑄時其狀，而胡僧難提等敢 人助其成，佛龕高百 70 尺，文 60 尺， 雕飾奇怪，冠于一世。今存 38 洞。			
雜	錄記	陳鍾青釋此志等。		
中華民國	13 年 6 月 7 日	錄地廣發		
標期	雲岡造像	公元	453—459	
3		類別	學者生卒	
年	月	貞觀興 32 年（公元 162）癸看。		
引書卷葉	文定集卷 6，頁 2，聚珍版叢書本。			
摘	宋注傅居殷世細狀云，“伏見福州寄 陸鄭植，自少為學，無他嗜好，年過 70，精道不倦……”			
雜	按宋史及莆田縣志均謂商宗自建康回 居鄭植卒，晉植卒于 1631。查人壽二 十有四年矣……墓誌生于 1104，他生只 59 歲，此云 70，未知其故，或正鄭 植與此耶？			
記				
中華民國	13 年 7 月 9 日	孫震耀發		
標期	雲岡造像	公元	1162	

年	月	日	男歲前永樂5年，11月
引書卷第	頁數	紙印本	國書集成詩經卷6頁6；又卷97，頁5，鉛印本。
摘	要	雜記	
成祖先命解祥亭纂集類書，名文獻大成。至永樂5年，以爲未備，復命魏驥等搜四方名著重加增補。計正德成8人，輯題處25人，纂錄347人，纂寫5人，編寫232人，看時37人，校書1381人，校定校後10人，辦事官室20人，凡2100人。是年11月，書成，計2320卷，10095冊，貯文淵閣。	此條依卷明參修錄。纂成師引王圻續此錄並考，附註22900卷，11100冊，與此不同。		
十帝史圖	(3年8月) 14日	李興漢跋	
標題	永樂大典	公元1407	

填寫年表的大意是這樣。凡是願意允許我們的請求的人，請將姓名地址開與我們，我們接到來信時當即將此項格紙寄上五十張。寄到之後，請大家寫一點就這一點來，我們當編載記錄。那一位回覆的多丁，我們知道他的案頭已缺少這種格紙了，自當繼續寄，不等到來信的索取。

凡有關於此事的函件，請送交「北京東安門內，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第二編輯室」。

十三，六，二十五。

心琴畫會展覽會批評

(讀)

陳宗向

王悅之

〔南京朝陽門外〕，顏色非常豐富——淋漓欲滴的顏色，使我們觀摩不去。遠山與天空，非常調和；近景與中景，很有變化。高坡上穿藍衣的

(續)

王悅之

「南京朝陽門外」，顏色非常豐富——淋漓欲滴的顏色，使我們觀摩不去。遠山與天空，非常調和；近景與中景，很有變化。高坡上穿藍衣的

人，好像是個預言者，警告城裏的青年男女。

〔南京復興橋畔〕，全體輻幅，非常有趣；堤上的青年，遠遠的樹林，盡是天然的顏色；水裏倒影尤其自然；叫我們一看，能把一切的邪念，洗却淨盡。只是堤上的樹林，比兩岸的樹林稍低，所以覺着水面，比較堤畔還要高些。

〔南京市街〕色調的老練，我真佩服，但是街上行人，有幾前幾顛倒之感。

前此兩張，許是由高處望下看的；若不然，這近法就有點不對了。

此外「南京清凉寺」，「南京紫微閣」，「石橋」等都是很有趣的作品。陳君的作品，富於顏色；取材也有特別的天才。

四章可

「先農壇」。最能表現北京的柏樹的，是章君不拔，輻射衝天的氣象，不遺餘力，盡量描寫在畫面上。濃綠的樹葉，紫紅的樹幹，粉藍的石坊，都是天才的表現。顏色的複雜，筆法的宏大，尤可見其天才之高大。構圖亦非常人所能及的。由樹叢中，露出小小點輝煌的天空，亦是其非凡的思想所布置出來。

「春花」與「暮春」兩幅，構圖，色彩均好；像金屬類放光的天空，流動的空氣，是此畫的本色。但是花的調子，嫌太弱些。

「孤樹」。這種無聊的風景，一經章君之手，就成了了一幅有趣的作品。可見作品的好歹，不在取材之複雜與否，是在用色的程度如何。章君拿很豐富的顏色，去表現很簡單的孤樹；把那零丁孤苦的一顆樹，添上許多靈魂；這顆樹這時候枯了，也無遺憾了。藝術家，本來不是要利用天然，來慰安人類的精神；有時候也得給天然，添上光彩才對。

「供花」一幅，只用幾筆就把花的靈魂，描寫不遺。筆觸的奔放，顏色的自然，都是畫家的魄

目錄

學術講演第一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二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三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四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五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六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七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八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九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一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二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三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四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五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六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七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八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十九集	二角五分
學術講演第二十集	二角五分

力的結晶

「背後」章君不但善作風景畫；其人物畫，也有特色之處。用對照的顏色，去表現那豐潤潔白的皮膚，若非大天才家，誰敢下筆？單色的衣服，都是用複色表現出來的。

章君年才十三，竟能把他個性，借畫畫面的，盡量的表現，實在是很難得的。他曾經問我說：「能不能用腦子來作調色板？」他的意思，是要用腦筋，去配天然顏色。所以他的畫，都是拿許多的原色拼成的。他那點點的筆觸，完全是天才的表現；不是模倣來的；也不能給人家模倣的。他的天才，將來必能成爲大藝術家無疑了！

五 筆血郎

筆血郎就是袁人俊君。袁君我在美專時，就發見他畫畫的天才；今日在會場中，得看見他許多天才的作品，也是應有的現象。他的構圖，可以開中國畫界的新紀元；每幅的天然，都充滿畫面，似乎天地間，不能盛開他的天才。他的色調，猶其特別；喜歡用神秘的顏色。

「自畫像」顏色因過沉悶，所以全體覺着沒神彩。但是處處有變化，又將那摧殘的春光，挽回過來。

「父親」一幅，非常逼真，好像是作者自畫像，不過多了鬍子罷了。袁君作品，多傾向主觀；但是尚像畫，能作這樣逼真，可見其對於對象，也未嘗粗忽。

「紅顏」一幅，托意深沉，表情尤妙；那無心的女子，曾幾何時，竟陷於絕望境地。天地不仁，真好弄人呀！此幅顏色，我非常喜歡；粉黛的顏色，配上檸檬的圍巾；頭戴赤紅藍花的帽；用那至柔的筆觸，去描寫那至幽秘的神彩；作者何等天才！

「琴女」章法雖很簡單，然奇意也不淺。暗藍的臉色，朦朧的眼珠，描寫餘淚未乾的情景，是

這張畫的特點

「愚夫與美人」描寫社會心理；那美人的存心，和那愚夫的痴情，遙遙相對；古來佳人，能離開才子，實心許與愚夫者，曾有幾何？作者如何設想，竟把這種境界，拿藝術表現出來。全體色調，在袁君作品中，可算第一。我最喜歡那美人的伶俐的眼睛，和那愚夫的優美。背後青銅色的合歡樹，好像是愚夫的影子；合歡樹間的冷淡的天空，好像是美人的靈魂。真有趣味！

「中俄慶祝中之加拉罕」顏色太暗淡，表現太偏主觀；對於天然的感觸，少缺忠實的表現。但是作者的精神，仍然寄托在畫面上。

「吊古」。畫中主要物，是天安門；用那很慘淡的顏色，去描寫那荒涼的氣象。

「晨光」用那粉藍，去表現晨光，也是天才的表現法。朦朧的遠景，與深濃的近景中，畫出個懸想眺望的紫衣女子，好像是有所感於中，恨夜過長的樣子。

「青」。雨後的感情，描寫極好；粉綠的天空，映入溜水之中；人物，家居的顏色與線條，非常有趣；射在各地的陽光，顯現出浴後的神彩。

其他正陽橋等，共有五六幅；均是水彩畫。袁君水彩畫，和油畫，略有異同之處。油畫很近加里耶兒之派；水彩畫帶有燒畫之風；構圖，顏色，筆法，都很有趣。袁君的天才，今已見一端；此後能繼續發揮，必成大器。但是天才家，容易偏於主觀，把天然丟一邊，不肯去忠實表現。我盼望袁君，千萬不要蹈此危險之途。

六 劉雨渠

「呆」。此幅不但眼睛，嘴及一切神彩，表現很呆；如顏色等，也覺着帶許多呆氣。劉君善於描寫表情。如

「春思」一幅，猶可以見其表情的深切。那天真爛漫的女子，被囚於憂思之下，歎春花之易謝

吊流水之永逝，不覺的傷感起來的情景，描寫很好。此幅不但表情可佳，如顏色調子，亦甚柔軟。劉君先前作畫很硬，顏色也很乾枯，最近一變而成功趣的畫派。大概是他的天才，到現在才發見的罷；他現在作畫，對於個性與天然，非常理解；有一天他問我說：「我們是對於天然忠實呢？或是對於感觸忠實呢？」自然是對於感觸忠實；不是對於天然忠實的。自他問這句話之後，我就知道他的天才，從監獄裡跑出來了。這就是他畫派變遷的動機？

劉君作品中，當推風景畫爲第一。「井」，「落」，「墓」，「風景」數幅，可以作他代表的傑作。色彩豐富而有調子，調子調和而且有變化。「墓」的遠山，「風景」的綠蔭，可以說是他天才的表現。其餘如「午後」，「風景」等，也有特別趣味。總而言之：劉君的天才，雖發揮稍晚；但是魄力非常宏大，將來也是藝術界的一個健將無疑了！

七 厲南溪

厲君長於點景人物。其構圖，設色，完全是天才的表現。厲君學畫，才有半年的功夫，竟能拿極豐富，且有變化的顏色，來表現他的藝術，將來當必給藝術界放一異彩！

以上批評，係根據出品目錄，逐漸批評下來的。其中厲君係會員外出品；目錄上，沒有他的作品題目；所以不能逐條批評，只略述其大概而已。

此次出品諸君，除厲君與章君爲北京美術院的朋友外；其餘的，都是美專的朋友。這幾位朋友的作品，構圖，設色，雖各不一樣；但是都有各人的生命，存在裏面。總而言之：他們這個會，可以算是一個代表的天才家的結晶。在這美術進在混沌時代的中國社會，能够出現這許多青

年天才家；也是藝術界的一大好現象。

此次出品以外，我知道的朋友，還有二三很有希望的；只怕沒有機會把他的天才引導出來呢！

「翻譯文學文章」與「咬人」

胡愈之

江紹原先生自己說，他正「騎在虎背上」，他的虎「已咬了幾個個人」。在六月六日的晨報副刊上，我也居然被江先生的虎所咬。我不是什麼名人，學者，教授，也祇得待在被咬之列，這真是我的榮幸。

但是江紹原先生的虎，雖咬了人，這一次可是咬的不痛不癢。江先生批評我那篇「詩人的宗教」的譯文，頗有幾處誤會的地方。我早就想解釋幾句，但因爲得那張晨報時，我正病着。而且我的意思以爲翻譯一篇「玄學鬼」的文章，實在只是一件小事，討論「玄學鬼」的文章的譯文的好歹，更是小而又小的事情，值不得如此認真。如果像這樣細小的事情，都要鄭重聲明，實在是太欠「幽默」，因此我也不想說什麼話了。

可是我要「幽默」，江先生偏不「幽默」。連日讀副刊上所登的「微譯廣告」，江先生似乎非常看重這一次的譯文辯論，一定要認真到底。還有那位「無名」的「上海嚴君」以及那位「東君先生或東君女士」也都不惜唇舌，加入討論。如此認真的態度，真使我真真欽佩。於是對於「詩人的宗教」的譯文最初負責的我，待要再不說話，也不能了。這是我對於江先生那篇文字遲遲到今天才答覆的緣故。

對於譯文的優劣好歹，我願意聽受讀者的公判，不願在這裏「胡說」亂道。但在江紹原先

晨報副刊

號三五—第年四二九一

人地地獄
關人孝篇

每冊二角
每冊四角五分

【十三年】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元字一按紙長，每尺一圓，(壹)按方尺，每尺五
收件處：現藏版部文書室黃化門牌見胡同野宅

評張競生先生美的人生觀

平落

有一天我上完了教育行政一科，跑回西齋來，路經中老胡同，會了一位朋友某某，他叫我到他的公寓裏去坐坐，我就跟他到他那裏坐了一會兒，說了幾句閒話後，我便問他道：「今年張競生先生的行為論，我沒有選習，你選了沒有？」他回答我說：「我選了。」我說：「張先生所著的這部美的人生觀的內容怎樣？」他說：「好極了。」說完了話，他就把美的人生觀講給我聽，我接過來看了數頁，覺得很懷疑。然而他却不以為然。登時我也不來同他多辯，馬上跑回西齋來，把張先生的講義拿來仔細的看了一遍，覺得該書中所說的話實在太神秘，太支離，根本上已經錯誤，毫無科學的根據。現在我不妨舉幾點出來供大家看看。張先生說：

「孔子說：『發憤忘食』。昔蘇格拉底嘗因深思遠慮的緣故，站立於廣場上至一日一夜之久。孔德做他的唯實派系統時，繼續思維至三晝夜而不眠。這些不過舉一二證例罷了。這樣的『內食法』，雖不免使身體瘦弱，但他的精神則其靈潔清爽，而無絲毫的疾病，並且能益壽延年。」美的人生觀二〇頁，以後簡稱原書。

我們嘗做有興趣的事情的時候，如看新奇書籍之類，注意多能集中，注意集中，那對於其他

外來的刺激就不發生反應，身體也不覺疲倦，甚至連吃飯都忘懷了，這是很平常的事，並沒有神秘作用在其中。孔子所說的『發憤忘食』……就是注意集中這麼一回事。張先生乃以此謂為『內食法』，未免說得太牽強附會了。且吾人之身心，須藉食物來營養，沒有食物，身心健康當然不能維持，張先生說此法能益壽延年，究竟根據什麼？在原書一九頁上張先生說：

「現先就內食法第一步說，他叫做吸味與吸氣法。這個固然不是普通所謂的『食』。但他與食物關係，在使食物能消化，又能使食物消化後在體內得到最高的熱力。」

這話更覺荒唐，因為(1)味覺(Taste)和嗅覺(Smell)有密切的關係，嗅覺之重要功用在於辨別氣味和幫助味覺(舌)辨別各種食物，味覺自身的辨別力是很微弱的，全靠嗅覺去幫助，這早用實驗可以証明的。例如，被實驗者緊執鼻孔并閉其眼，實驗者取蔥片和蘋果片使被實驗者辨別其舌尖令其辨別；被實驗者不能辨別出二味的分別。(2)味覺和呼吸也有密切的關係。這也可用實驗証明。例如，被實驗者停止其呼吸，吞飲牛奶一口，這時候的味覺不能辨出牛奶之氣味。再被實驗者在自由呼吸時吞飲牛奶一口，其氣味與停止呼吸所欲的絕對不同。(可參看北京大學樊際昌先生心理實驗講義第四頁。)張先生「他與食物的關係，在使食物能消化，又能使食物消化後在體內得到最高度的熱力，」請問根據什麼實驗？

實驗？

張先生又說：

「人的本性是喜歡極端的……發揮了這個極端的本性，便能得到英雄的本色，名士的襟懷，豪傑的心胸與偉大的人格。」(原書七七—七八頁。)

這種說法毫無心理學與遺傳學上的根據。人類中之賢愚不肖，乃先天之賦賦與，父母之所遺傳，教育的力量只能發展人固有的才能，使達於圓滿的限度罷了。據皮奈——西門智慧測量法看來，人之智力可分為以下這幾個等級：

- 智力等級 測量標準
- 140……天才(Genius or near genius)
- 130-140……超常(Very superior)
- 110-130……聰明(Superior)
- 90-110……中等(Normal or average)
- 80-90……笨拙(Dull or backward)
- 70-80……愚劣(Bordeline deficiency)
- 50-70……愚昧(Moon)
- 25-50……白痴(Imbecile)
- 25-35……下愚(Fool)

張先生，你有法子使推魯等人發揮了極端本性能變為材材高材人嗎？張先生說：

「智慧是情感的物不是理智的物了。這個理由智慧全靠於領悟，領悟不是從外來，乃從中心出的。」(原書八二頁。)

這是精神主義(Spiritualism)的說法，以實在世界中的東西，都是靈的作用。其實不然，吾人的智慧是思想與經驗連合而成的生產品。換言之，智慧是合先天的因子(理性規律)和後天的因子(經驗)而成的。張先生說「智慧是從心中出的，我實不敢贊同。至於說「智慧是情感的物」，尤為不確。在下面張先生又接着說：

「空空如也」自然不能領悟了。」

這樣說來，法庭上的審判官之審理案件，破除一切情面，惟知按法律以從事，你張先生也將說他們的中心空空如也自然不能領悟了嗎？但審判官之審理案件，萬不能捨法律而用情感。若以情感用事，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必難免無辜受戮有罪不誅之弊。張先生你將以此說他們的中心實實如也自然能領悟了嗎？

張先生說：

「我看情感為知識及意願的根源，無情感則無知與行，有情感自然能知與行。知與行的程度大小，全視情感的程度大小為標準。故愈有極端的情感，愈能得到極端的知與行。」(原書八四頁。)

這話毫無心理學上的根據。詎不知情感有時和知行互相衝突。我們當求知行事時，有了情感衝動的刺激，那必手足無措，一事無成。例如，在講台上演說時，你若發生駭怕和含羞的情感衝動，你的話就說不上來，愈怕而話愈說不出，終至抱頭鼠竄而退。又如社會上一般殺人放火，強盜竊盜等擾亂安寧的行為，均是感情衝動的刺激所致成。在事前果有理由作用來刺激，那此等行為可免於實現。(可參看Thorndik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hap. X.) 去年十月間國會中一般豬仔議員之受五千元支票，是上了他們貪得情或的當，那時他們若能應用他們的理知，何至受之

錄目日五

評張競生先生美的人生觀	李 溶
摩托與馬	戴昌震
省三病故的消息	耀 英
省三的死	K F
解開隱記五則	華女士
問是處的預言	朴念仁